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咸豐十年庚申六月甲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五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二十三日奉

上諭著僧格林沁等豫為布置嚴密防備等因欽此又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二十六日奉

上諭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除分撥唐兒沽及環壕礮臺等處防守外所餘及新調之兵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派委員外郎德祥都司鄧啟元前往北塘接收俄夷信函並曉諭明常不收咪夷信函原委旋據德祥等回營禀稱俄夷通事明常因

開僅收俄國信函。甚為急躁。聲言咪酋託為代呈。今不接收。回船何顏以對咪酋。經德祥等反覆理論。始將咪夷信函撤回。明常仍在北塘。未曾返棹。並稱俟長潮時。即行出口。前於二十六日午刻。在大沽瞭見海面。又有來船一隻。駛往北塘。與俄夷船隻一處停泊。明常亦於是日收拾行裝。率同原來夷人合乘坐舢板出口。向該國大船駛去。二十七日卯刻。遙望海面。又有火輪船二隻。向祁口駛去。是日又見火輪船二隻。先後自正東駛來。徑往北塘而去。其船距俄夷船隻相近。彼此放礮迎接。又據北塘官弁報稱。是日午刻。明常等乘坐舢板一隻。復行進口。未刻。又有俄夷

舢板一隻。尾隨前來。亦登岸入廟。與明常見面。經該地方文武查詢。據明常稟稱。此係給明常送信。隨後尚有大船二隻來此。復經委員等向明常查詢。今日所到火輪船二隻。係何國之船。據稱係咪唎堅之船。各等語。奴才等竊查現北塘停泊來船。稱係俄咪之船。祁口遊弈之船。自必咦咈無疑。是該四國夷酋。先後踵至。其呼吸相通。爲鬼爲蜮。已可概見。且咦咈夷船。在祁口一帶。忽進忽退。往來遊弈。意在窺我虛實。並在高沙嶺驢駒河等處。丈量水勢。又有形似粵人。登岸詢問赴津路徑。該夷情形。實屬叵測。自應嚴密防範。奴才等飭南岸馬隊官兵。輪流前往祁口一路巡防。

以杜夷人登岸。並飭大沽各營暨北塘偵探官兵時刻嚴
防。至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前赴青縣一帶駐紮。現已由
奴才恆福逕即飭調。所有遵
旨擬派統帶之處。奴才等與提督樂善再四熟商。查有直隸河屯協
副將牛浩然。曾經出師。素稱勇敢。即令該員管帶。以資得
力。俟此次官兵到防後。應歸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庶於
軍權歸一。
僧格林沁等又奏。奴才等前奉
諭旨該夷於攔江沙外。固不可先行議撫。如有可乘之機。亦不可
因我有備。致失議和機會等因。欽此。該夷船隻到來。如果情詞

恭順悔罪輸誠奴才等自當斟酌妥籌請
旨遵辦惟是津防嚴密而該夷仍敢北來其桀驁肇釁之端未必
遽甘帖伏若稍為拒絕則兵端立起釁自我開若概自聽
從則續請妥求貪得無厭且和在滬上氣勢寬而尚易調
停和在大沽事機迫而更難駕馭若上年議和在於既戰
之後懾以威而機有可乘今則議和於未戰之先示以恩
而事宜豫定奴才等熟計通籌該夷如果意在求和自以仍
在上海方為正辦此時暎酋噸嘛唸咈酋噹囉已據署兩
江督臣薛煥奏報噸酋已抵吳淞口噹酋計可先後抵滬
該二酋為原定和約之人此番前來必為重申前議誠能

趁該夷等甫經抵滬。設法羈縻。曉以上年大沽海口接仗。實由嚐嚐㶣自開釁端。並非中國輕於用武。竭力轉圜。未始非目前機會。儻該酋等堅欲北駛。其勢萬難攔阻。一經駛抵大沽後。則為戰為和。決於俄頃。非得初次在海口接見之人。預為籌畫。恐於操縱之方。臨時未能確有把握。奴才等公同商議。八年三月間。該夷等初到大沽海口之時。經前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前任倉場侍郎崇綸等。奉

命會同辦理。該夷等投遞照會。求為定議。均不過數條。其間應准應駁。經譚廷襄等具奏請

旨遵辦。原未一概允從。彼時該夷亦尚為馴順。惟因用詭計。外以

和好為詞。而內懷叵測。以致擊毀礮臺。迨闖入津郡內河以後。以兵挾和。肆無忌憚。彼時不得不曲為遷就。暫解目前之急。議定和約。增至數十條之多。已非譚廷襄崇綸經手辦理。此次該夷到後。即使議撫。亦應於和約內改議酌定。而欲有詞可措。不使該夷有所藉口。則非有八年在海口初議之員。與之質證辯詰。不足折服其心。奴才等愚見以為譚廷襄崇綸從前與該酋接見。所議皆不過數條。此次仍令該二員與之反覆開導。以在天津所定和約數十條。皆係該夷犯順以後。妄肆要求。原不足概為憑准。且上年五月間。如果為遵換和約而來。何必多帶兵船。堅欲闖進

大法。不肯由北塘行走。甚至先行開礮。犯我防具。種種狂悖。是該夷明知和約一事。理屈情輸。先逞其兇悍之情。陰濟其狡貪之志。得步進步。以致有此決裂。如得初議之人。堅持前說。不為動搖。則在彼為無詞。在我為有據。使之無可置喙。或當漸就範圍。再行查照初在海口原請之數條。或准或駁。請

旨祗遵辦理。似於控制權宜。較為切實可恃。查現在北塘口外。先經駛有俄夷船隻。昨又據報咪夷亦有船隻到來。諒咲咈二夷之船。亦隨後踵至。看此情形。俄咪則陽奉陰違。咲咈則同謀濟惡。情事顯然。恐又與八年春間相倣。如可僧格林

沁督兵守禦。惟有嚴密籌防。奴才恆福責任地方。何敢稍存推諉。惟上年抵任後。隨同奴才僧格林沁。辦理防務。為該夷所深知。若和議出自奴才恆福一人經理。該夷必以為示之怯弱。得啟驕心。且於上年辦理咪夷換約一事。情形迥不相同。如果㖑咈二夷船隻駛到。彼以無前次初見之人。與之談論。必以改議條款。為中國背約。藉口嘵嘵。難以理諭。轉於和議有所妨礙。奴才等再四思維。可否於譚廷襄崇綸二員內。

敕令一員來津。將該夷之事。會同奴才恆福熟籌妥辦。於撫夷全局。

似有裨益。

硃批。另有旨。僧格林沁素顧大局。深得兵心。於決戰之時。固無踈

隙之漏。而於撫局亦必能代為擘畫。至恆福以封疆大吏。兼理

防務。於議戰議撫。脊關天下蒼生。豈可稍存成見。若必欲仍復

舊觀。必以丁歲冬粵城未失以前論。試問能乎否乎。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北塘祁口續到夷船。接收俄夷

信函。并請派譚廷襄等來津籌辦各摺片。覽奏均悉。僧格林沁

等派員接收俄夷信函。業將咪夷信件。令其撤回。惟明常既經

出口。因又有咪船駛至北塘。復行進口。情殊叵測。夷人在海口

一帶廟內住宿。和約內並未載有此條。著僧格林沁等派員曉

諭該酋。令其迅速下船出口。不可任其久踞。致墮術中。祁口往

來之船。在高沙嶺驢駒河等處丈量水勢。又有粵人登岸。詢問赴津路徑。其為唊咈無疑。該大臣等尤當督率南岸馬隊官兵。輪流至祁口一路巡防。如該夷有欲繫營情事。亦須派人向其開導。斷不可如煙臺金州等處。任其登岸占踞。致令得步進步。須以理相拒。不可釁自我開。是為至要。並曉諭居民不得與之接濟。以杜該夷窺伺。至駐紮青縣官兵。即照所請派副將牛洁然管帶。俟此項官兵到防。歸克興阿統帶。此次夷船北駛。關繫大局。必須戰撫兼籌。方為妥善。僧格林沁布置周密。於決戰雖有把握。然亦必須暗中籌畫撫局。恆福身任地方。此時戰撫之機。間不容髮。防勦事宜。僧格林沁業經辦理周妥。惟撫局屢降

諭旨。令恆福專辦。責無旁貸。豈可稍存成見。有意推諉。著仍遵
前旨。遇有夷船前來。即揀派妥員詢問來意。相機妥辦。所請派
譚廷襄等來津之處。著無庸議。奏片內已詳細批示。諒該大臣
等必能領會也。俄夷信件。尚未據禮部送到。俟送到時。再行相
機辦理。
恆福又奏。天津郡城。環壕共長三十六里。大小礮臺一百
五十餘座。現在防務喫緊。調到之山西官兵二千名。不敷
分撥守護。經　　　　臣與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會商。就近飭調天津鎮標兵一
千名。蘆團津練勇一千名。分定段落。實力防守。以壯聲威。

除鎮標官兵係防守本管汛地例不支給口糧外其餘練
勇一千名查照奏定成案每名日給制錢二百文按月造
冊報部
硃批戶部知道
丙寅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賊陷松郡其未援各
縣現在萬分危急此次松江兩戰皆勝皆因吳煦所帶呂
宋夷勇一百名以之作頭隊兵勇隨後接應是以連戰皆
捷奈英酋嘈嘈嘶知中國募用夷勇從中作梗將帶勇之
兵頭喚去逼令立刻撤回隨由吳煦飭華商向該酋開導

謂中外兩國。原准互相僱人作工。今呂宋人受中國之僱。亦是中外相通之道。與爾國僱中國及別國人使用無異。爾何必出頭阻止。且該逆竄擾中國地方。實與華夷貿易有關。此舉與爾國亦甚有益等詞。由眾商委婉向該酋開導。而⿰口普酋執拗成性。竟無可商量。已將呂宋夷勇喚回。並探聞該夷天主教內之人。近有乘船入蘇。與賊目往來之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青浦松江相繼失守一摺。該撫召募呂宋夷兵助勦。本有流弊。既經⿰口英酋⿰口普⿰口魯嘶喚回。正可乘此

機會。聽其撫歸。不必再行徑詰。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將該夷欲由大山赴津。擬請就近由津分撥馬隊。並該夷續到人馬緣由。恭摺由驛具奏。後即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文煜奏。㘎夷由煙臺駛赴威海等因。欽此。伏思臣節次奏報夷情。因該夷此來。一切舉動。情雖桀驁。尚未遽然挑釁。臣若先事張皇。轉致該夷藉口。至於辦法。臣於上年到任後。親詣濱海州縣。遍履查勘。口岸大小不一。里數多少不同。地勢散漫。無可憑藉設防。惟有團練鄉民。各保村堡。並派

官兵扼要駐紮以為應援庶幾眾志成城事半功倍曾於
十二月內將籌辦情形奏明在案現在該夷停泊煙臺未
知進竄何處以臣愚見度之該夷營中牛馬車輛皆係陸
路所用之具如由水路前赴天津須從煙臺放船至大山
大山之南有祁口係走天津捷徑數程可到如由登萊青
武四府陸路行走計程一千數百里山道崎嶇路徑叢雜
且中有大清河間阻令兵勇於要隘處設伏待之諒使深
入不難制勝但恐夷情詭詐未必棄船行險現聞該夷有
問利津抵天津路程遠近之說或者欲由利抵津登陸查
利津海口前經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及臣先後委員勘明口門以內俱係斥

鹵之地不生草木或數十里或百十里並無村莊煙戶平

日本地行旅尚稱不便該夷性雖獷野豈能冒險而來惟

既問及路程自宜豫為防範且利津與海豐相近海豐與

直隸鹽山慶雲等縣接壤儻利津無備一經竄越則臣身

任封圻實難辭咎前奏明募勇二千名應分一千名在於

海豐直隸交界擇大山與海口呼應聯絡之處分紮兩營

令利津地方既須豫為布置應再添募勇丁一千俟募齊

後委員管帶專駐利津擇要設伏以昭周密至團練一事

臣於上年曾飭各屬實力奉行此時以防夷為第一要務

欽派侍郎杜翻督辦山東團練。以本境官紳董理其事。自易為力。

現在該侍郎尚未到省。臣謹當遵

旨先行飭屬認真舉行。以上各事。臣在省與司道各官會商飭辦

後。即於本月二十六日出省。途次疊據登州鎮道府等稟

報。五月二十二三等日。均有夷船駛來。計煙臺停泊夷船

火輪船連前共三十四隻。船上有黑白各夷。約共一二千

人。連前夷人。廣東人。約有一萬三四千人。馬鞍五六百盤。

木桶木箱約一千餘箇。均不知所裝何物。又據福山縣申

報。二十四日。煙臺夷人。又於昨到船工。拉起馬一百餘匹。

連前約共有馬一千一二百匹。又牽起騾七八十頭。又搬

起獨輪小車一百多輛。木板二三千頁。蔴袋二千多箇。袋皮破損。有小豆江豆雜種漏出。該夷又在該處添蓋板房七八所。連前共有板屋三四十所。又據委員候補遊擊定順禀稱。於五月十六日。改裝易服。親赴煙臺口。探得夷營槍礮帳房小車大車牛馬等類。不計其數。馬匹夷兵廣東匪徒數目。與道府禀報大畧相同。在各口搶掠商船五六十隻。俱泊崆峒島。占居民房五六十間。民田數百畝。聲言以後賠償。並不騷擾。二十日。會同嚴巡檢。往見該夷目大將軍。問從何來。答由上海至此。問上海之事。答云業已說明。不必再問。又問現居煙臺何事。答云避暑。七月後即赴

天津。該夷目又打聽煙臺去利津水路遠近。旱路多少。定順答以旱路二十餘日。水路不知多遠。且問該夷扣留船隻何用。答云帶往天津搭浮橋。又問小車何用。答云拉礮運食物。語畢出營。該夷目旋即答拜。並無別說各等情。臣查各處稟報。情節畧同。惟船數日增。人數日眾。若不早作準備。誠恐滋蔓難圖。臣已於本日行次青州府城。容馳赴前途。面晤青州副都統恩燮。相度形勢。扼要駐紮。並俟委員董步雲。折回煙臺。妥為開導。稟覆後。再行隨時奏報。

文煜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登萊道轉據福山縣申報。二十五日。煙臺海口。前到船上。走起夷人約有千餘。連前約

共一萬四五千人。又搬起大車二十餘輛。連前共大車四十餘輛。又搬起木桶一千多箇。該夷又在煙臺山東面海上。新造船隻。搭架浮橋。又在山南平地。試演礮車。其法每車四輪。車工兩套。各裝一洋鐵箱。中架礮位。礮門向後。前套六馬。馬上騎坐三人。執鞭馳驟。故令其馬驚回。車即旋返。機關轉動。礮自向前轟擊。所有前到小車三百多輛。均各如此。其前後搬起大車四十餘輛。六輪四輪不等。其用與小車相似。惟駕礮較大。套馬較多。此外獨輪小車一百多輛。似係尋常載運之車。不能裝礮等情。並准登州鎮總兵曾逢年咨稱。據福山汛弁稟稱。探得煙臺舖戶傳說。該

夷不能久住。大約六月初旬。就要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即日一準坐船西行等因。臣查該夷造船搭橋。演試礮車。情實叵測。所云不能久住。即欲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坐船西行。雖係鋪戶傳言。亦不可不信。至煙臺洋面之西。即係前赴天津之路。除分咨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督臣。天津鎮臣。飭屬防範外。並由

臣分別咨劄東省沿海文武。一體認真嚴探。嚴密巡防。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夷人續到人船車輛情形。擬添勇嚴密設防各摺片。覽奏均悉。該夷人在煙臺地方。陸續駛到人船。搬起車輛。為數日增。且造船搭橋。演試礮車。既問利津路程

遠近之說。並據鋪戶傳言云。此間不能久住。即欲起身。其大將軍坐船。即日西行。種種詭譎情形。實屬心存叵測。文煜現已行抵青州。擬晤商恩燾相度扼紮。並擬於利津地方。添募勇丁一千名。擇要設伏。即著照所議辦理。惟海豐利津等處。其路皆通天津。夷氛如此猖獗。而兵力較單。不敷分布。亟須嚴飭各屬實力舉行團練。使夷人知眾怒難犯。稍知斂戢。以資堵禦。杜翻未到之先。該撫即須辦有眉目。不可俟其到省以後。始行辦理。委員董步雲等業已折回煙臺。該撫仍當飭令實力向夷人開導。以弭兵端。其民間接濟食物。私相交易各節。仍著嚴切禁止。所有西行之船。究竟駛往何處。並著勤加偵探。毋稍大意。

又

諭文煜奏續到夷船情形各摺片。據稱煙臺海口。續有夷船駛到。夷人。廣東人。約共一萬四五千人。馬一千一二百匹。騾七八十頭。大車四十餘輛。獨輪小車一百餘輛。木桶木箱蔴袋等多件。委員問以現居煙臺何事。答以避暑。七月後即赴天津。該夷復探聽煙臺至利津。及利津至天津。水陸程途遠近。並於山南平地試演礮車。兼闖煙臺鋪戶傳說。該夷於六月初旬。即要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即日坐船西行。已分咨僧格林沁等嚴防等語。夷人前有由海豐大山。水陸赴津之說。近復探問利津至天津程途。其為欲圖水陸竄津。顯而易見。前諭僧格林沁等派撥官

兵前往豐山等處。擇要駐紮。以資扼截。諒已遵照辦理。其馬隊礮車。應如何設法堵禦。以免臨時費手。並著豫為籌畫。再本日據薛煥奏。嗬。囒。唫。𠻗。囉。於五月十七。十九日。先後由滬起碇。並探得該酋等。有會齊兵船。於六月初旬。偕抵大沽海口。察看中國如何舉動。始決戰和之說。務於天津內河。節節多竪旗幟帳房。夜間虛點燈火。添設疑兵。自然不敢輕犯等語。行軍虛實之法。本無一定。該撫所稱多設疑兵。是否可行。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至所稱既有看中國舉動。始決戰和之說。是該夷未敢專意主戰。恆福仍遵前旨。向其開導。如有可乘之機。妥為辦理。不可坐失機會。再本日接到俄夷來文。內有願從中說合之語。

已由軍機處給與照覆○交禮部轉遞恆福查收○所有該夷來文

與軍機處照覆及文煜摺片○俱著鈔給僧格林沁恆福閱看○

給俄囉斯照覆○

軍機處為照覆事○本日由禮部遞到貴使臣照會○內稱前換和約○未經鈔發通商各海口○請飭查辦○信札一封○求為轉遞○並咲咈與中國有隙○願善為說合各等語○查中國與貴國前換和約○因通商各海口○他國尚未換約○未能一律辦理○前次業經言明○是以未經行知各口○貴使臣寄大喇嘛信札○現即轉交○至咲國既經議有和約○上年忽復帶兵船來津○並未言換約之事○遽令撤防○毀我防具○是該國先

行背約。並非嘗由我啟。咈國去年在津。並未隨同接仗。曾經直隸總督派員至北塘守候。因該國船隻先已南返。無從尋覓。並經
欽差大臣行文詢問。亦未見覆。今貴國欲為說合。足見貴使臣美意。在
天朝並無失信於二國。又何勞貴國替中國從中調處。且
大皇帝寬待各國。一視同仁。未嘗因偶有觸犯。稍存嫌隙之見。今㖞咈二國。如願誠心和好。若遵照咪國之例。前來換約。
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辦理。斷不肯即行拒絕也。須至照覆者。

丁卯。兩廣總督勞崇光奏。暎咭唎公使嚬嗮唫彿嚙哂公使噶囉古自伊本國前來。於五月初三日。行抵香港。旋於初六日。由香港起碇。前赴上海。並未來省與　臣　相見。據商人等密稟。探得該酋之意。在上海亦不久躭延。擬即赴天津。求見桂良面商換約。又據熟諳夷情之紳士。覓購得夷字新聞紙。譯出漢字呈閱。大畧言暎咭唎國王。分付嚬嗮唫云。上年噗嚕嘶兵船。到天津海口。不應自行拔椗。應回上海問中國官。方合道理。今深願和議速成。惟恐中國不肯和。所以撥兵豫備。非為主戰也。如中國肯和。以速為貴。和議既成。只發一船入天津海口。至天津。當換中國船進

京。既進京酌辦公平。只見中國首相換約。亦可了事。應速將和議章程照會中國官。倘竟不肯和。一經開仗。則此次兵費。要中國補還各等語。臣查額爾唫。此次再至中國。原以上年普嚕嘶辦理不善。是以不遠數萬里航海而來。該國王意既主和。額爾唫之為人。閒尚不至如普嚕嘶之桀驚無狀。似此次撫局。當不至再有中變。惟適值江蘇軍務決裂之時。亦難保該酋不妄揣中國勢難兼顧。故作刁難。為挾制要求之計。

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探聞暎酋額爾唫等。由香港上海即赴天津。並購得新聞紙。知暎咭唎國王之意主和。惟適值江蘇軍

務決裂。難保該酋不故作刁難等語。夷人於山東奉天等海口。業已肆行占踞。近復有人船陸續駛至北塘海口。若聽其任意登岸。則麕聚既眾。必至滋蔓難圖。不可收拾。惟昨因俄酋來文內有願為英咈說合之語。業將原文鈔給僧格林沁等閱看。並諭令乘機妥辦。本日據勞崇光奏報各情。亦與昨日薛煥所稱該夷欲於到大沽後。察中國舉動。再決戰和之語暗合。是該夷等志在求和之說。尚非無因。著僧格林沁。恆福。酌量情形。如夷人日內續有船隻到津。隨意上岸。圖占民房。或支搭帳房居住。必須派人先行前往。善為開導。此處斷難任所欲為。致將來追悔無及。不可令其踵山東故智。若英咈兩夷到後。或遣員進口

投遞文書。則是意圖求撫。自可藉弭兵端。即著恆福遵照前旨。設法辦理。不可坐失機宜。惟夷情叵測。亦恐借議和為名。來我不防。暗施詭計。僧格林沁。仍當整飭防務。不可稍涉大意。即或該夷船隻進口雖多。如不開礮及不毀我防具。亦須看其動靜。斷不可釁自我開。操縱務當悉心籌畫。不得以夷情顧撫。懈我士氣。亦不得先起釁端。致該夷有所藉口。勞崇光原奏著鈔給閱看。

盛京將軍玉明奏。奴才前因夷船分泊金州各口。夷人登岸甚眾。添搭帳房較多。樹旗出示。演陣牧馬。漸肆滋擾。當經遵旨密咨希拉布揀派幹員。善為開導。並飭屬嚴斷接濟。盤拏奸匪。

於五月二十一日。由驛奏明在案。茲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自十七日以後。羊頭窪。大魚溝。大孤山等處。續到夷船十五隻。連日復又駛出外洋者十二隻。現在分泊各口。實有輪船一百三十隻。夷人登岸者約五千餘名。將東西青泥窪民房。全行占踞。又在該處並大孤山小孤山二道河子白石洞等處。前後共搭帳房一千餘架。馬七百餘匹。牛二百餘條。並卸槍礮器械及馱鞍騎鞍多件。三輪四輪各樣車輛。夷人時赴岸上嘗水。脩墊道路。騎馬持械。尋掠牲畜食物。且在距城切近之三里莊山上。用千里鏡窺看城池。又有夷船帶來閩粵匪人。潛令上岸。

分赴各城。偵探虛實等情。奴才以查拏奸匪一節最關緊要。

前已遵

旨疊飭各城。於河陸各隘口。扼要設卡。多派兵役。晝夜巡察。遇有形跡詭秘而生可疑之人。嚴加盤詰。實力查拏。現據金州復州。熊岳蓋州。四城。陸續稟獲奸細六十五名。經各該地方官提犯訊供。惟蓋州拏獲三十九名內。訊出廣東人陳應文等十二名。係雇給夷船服役。五月初間隨帶來此。該夷頭目暗遣伊等上岸。探聽各城兵勢。並查問由奉省赴天津路途。又山東人劉希太。供認受雇給廣東人戴應記等引路至沒溝營。探聽消息。而戴應記等則堅供係被夷

船擄帶來此。乘間逃出。其餘皆係廣東人。或稱受雇。或稱被擄。俱因受苦不過。上岸脫逃等語。熊岳拏獲十一名內。有山東人。並廣東福建人。訊出徐有財等五名。有攜帶藥包。稽向各處村屯井內下藥情形。復州拏獲六名。金州拏獲九名。訊據各供。俱稱被擄逃難。意欲覓船回籍。反覆究詰。堅不吐實。顯係假託難民。希圖漏網。現值夷氛不靖。此等人犯。於濱海各城。未便久羈。且恐該夷聞信爭索。轉致藉端滋鬧。飭令各該地方官。押解赴省。會派旗民委員研訊確情。再行會奏。奴才仍通飭各城。上緊查拏。認真辦理。以清隱患而杜亂萌。惟近日夷船。分泊金州各口。此去彼來。

出入無定。其心實為叵測。臣等前因金州城池緊要。奏調省
連熊岳兵一千名。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帶前往。
以資策應。現除田莊臺兩岸三營防兵一千二百名外。尚
有省中及外城備調官兵一千名。馬隊五百名。本省海口
紛歧。設或有警。兵力未免較單。夷情變詐莫測。關繫匪輕。
惟有慎密圖維。妥實辦理。諄飭旗民地方官嚴諭鄉民。斷
其接濟。盤查奸匪。以杜句結。至田莊臺兩岸三營。臣等督飭
將弁日夜巡警。不准稍有疏懈。以期有備無患。並通飭濱
海口岸。仍應不動聲色。一體加意嚴防。

硃批。知道了。臣等獲奸細。除應訊明分別辦理者。自應解省研鞫。以

重人命。若直供不諱。受夷指使偵探虛實者。即就地駢誅

玉明入奏。 等更有續者。現查金州夷艘日減。船既百數十隻。人則不下數萬。自貔馬山至羊頭窪。海岸聯絡三百餘里。帳房千餘架。而登岸之夷人數十名。雖無大隊深入滋擾。而種種窺伺。已可概見。難保非畏懼天津無隙可乘。勢不得不別尋釁端。藉以扶制。儻該夷水陸並進。亦應豫為籌及。水路以沒溝營河勢而論。其極大火輪船。或不便入。其小輪夷船。與所劫之漕商各船。及田莊臺三叉河皆可駛至。 等業經遵前奉

諭旨將大小湖溝立科及小莊等處。多設旗幟疑兵。並酌添壕壘。

復設礮位。作為田莊臺兩岸大礮臺之前警。儻該夷連檣深入。即不能不抵禦轟擊。以挫其狂悍。陸路自金州。復州。熊岳。蓋州。遼陽。至省一路各城。兵數本屬無多。且須分防有名海口。並無名口岸。歧徑紛繁。勢不能不藉資民團。以濟兵力。夷人畏百姓甚於畏兵。亟應講求操辦。上年冬間。

曾奉

諭旨派奴才督防。並著景霖激勵民團。以濟兵力。現在夷情日張。沿海盤踞數旬之久。應請

旨飭下景霖速往蓋州駐紮。俾得居中認真督辦民團。盤查奸細。汶溝營有鋪團二千餘勇。亦可就近彈壓。並將前備調各

城之馬步隊兵一千五百名。全數調出。在遼陽蓋州適中之地。擇要駐紮。前可接續金州。後則抵禦省路。然該夷馬隊甚多。尤不能不慮其紛竄。惟有仰祈

聖恩。賞給吉林黑龍江得力馬隊二千名。請

飭委員星速帶馳至奉。藉資應援。以免疏虞而昭慎密。

玉明又奏。正在拜摺間。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遵奉

諭旨。揀派防禦福順。巡檢蔣壽同。趕緊前往。相機開導。尚未起程。即於二十二日。有由大孤山騎馬夷人十九名。來至城下。必欲進城。當經攔阻。隨令委員福順蔣壽同出城面見該通事。問其來由。據稱進城瞻視。並無他意。經該委員開導

暫回。約定次日在大孤山會面。二十三日。該委員等會同
前往。行抵小孤山北二道河。見有布棚一架。夷人五名。佩
帶槍刀站立。西南山坡支搭布棚。約三四百架。夷人數千
名。排列一字陣式。過此二十餘里。至大孤山後坡海青島。
有兩起馬隊。騎馬夷人二百餘名。把住山口。西山頂新修
礮臺二座。大沽山口內。約有夷人數千名。馬一千八百餘
匹。當有夷人馬隊前來。該委員等攜帶筆硯書示來意。始
將通事雅托嗎尋出。邀至伊總兵帳內。各以禮見。該委員
等詢其來意。據雅托嗎通詞。因赴天津辦理和約。來此暫
駐。當即告以金州偏僻處所。並非通商換約之處。令其即

行返榷駛回。該夷回稱。我們在此暫駐歇兵。俟煙臺兵船一百隻到齊。再赴天津辦理和約等語。復經該委員等再三婉言。該夷一味支吾。察其貌雖恭順。而情殊叵測。似有蔓延盤踞之勢。請將田莊臺馬步防兵。就近星速調撥金州。以資防勦。續調官兵一千二百名。赴田莊臺防守口岸。其應否再行派兵。仍祈裁奪。迅速示覆等因。咨行前來。奴才查田莊臺係沒溝營後路。南臨大海。北通內河。最為扼要。現在兩岸三營。僅有馬步兵一千二百名。當此喫緊之時。非不知厚集兵力。藉資扼守。惟奉天通省之兵。為數無多。而濱海各城。水陸要隘。在在均須布置。前因夷情喫緊。豫

挑馬步兵一千五百名。原備一有緩急。調赴南路適中之地。扼要駐紮。以防北竄。令該夷屯聚金州。經委員等前往開導。雖未聽從。並未決裂。自應遵

旨暗中設伏。不動聲色。密作準備。未便稍涉張皇。致生疑忌。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玉明奏。續陳金州夷務情形。並籌酌設防各等語。覽奏均悉。其拏獲奸細一節。業於摺內詳晰批示矣。金州夷情猖獗。船既百數十隻。人亦不下數萬。登岸夷人。詭稱避暑暫駐。至今月餘。毫無動作。難保不别尋釁端。水陸並進。現在金州至省城。兵力空虛。並無名海口。在在均可登陸。防不勝防。

亟應舉辦民團。以資堵禦。著景霖星速前往蓋州駐紮。勸諭各州縣村莊。實力舉行。再關外旗堡甚多。亦當一體團練。即由玉明會同該府尹。認真督辦。務須旗民連為一氣。方為妥善。如遇夷人登陸深入。即須齊心抵禦。奸細廣匪。亦須查拏淨盡。清內奸而禦外侮。務令一律足恃。不可徒託空言。其沒溝營鋪團二千餘勇。即著該府尹就近彈壓。前備調之官兵一千五百名。並著玉明全數調出。在遼陽蓋州適中之地。擇要駐紮。與民團相輔而行。以資聯絡。至吉林黑龍江馬隊。現已無可調撥。該將軍等。惟當力行團練。並以現有之兵加。不動聲色。熱籌堵禦。不必紛紛奏請增兵募勇。轉涉張皇也。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本年春間。臣與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先後行抵山海關。會同周歷海壖。暨臨榆縣城關一帶。相度形勢。挑濬壕牆。當將商募布置情形。恭摺會奏。嗣 臣旋津。道經昌黎縣。率同委用道黃輔辰。親往查看。其城垣尚屬完整。惟城外附近民居。較城內多至數倍。擬照津郡辦法。挑築牆壕。以資捍衛。當即履勘地勢。指定規模。飭令勸捐趕辦。又樂亭縣城池。委令通永道德椿等往看。因年久失修。坍塌過甚。亦應挑壕築牆。當飭趕緊勸捐妥辦。又查甯河縣境內之蘆臺鎮。人煙稠密。距北塘海口。僅數十里。向係屯積糧食貨物。行銷各處。

為近海繁庶之區。並該縣境內之唐兒沽。係在大沽北岸。居民以魚鹽為業。地臨海濱。易於登岸。又大沽壕牆。係上年冬間挑築。間有坍損。且所空溝壕。未能寬深。均經臣與僧格林沁商酌。分別委員前往。會同各該地方官。並紳董妥為勸捐。挑壕築牆。脩葺整齊。茲據各該地方官。並委員等。先後稟報。臨榆。昌黎。樂亭等縣。蘆臺。唐兒沽。大沽等處。壕牆工程。一律完竣。

硃批。知道了。

辛未。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十七日。

將咲酋𠺕哨唫咈酋噶囉不允在滬議事。決意北駛。並擬委員赴津。聽候直隸督臣差遣各緣由。恭繕摺片馳奏在案。臣仍一面遣人設法誘導。希冀挽回。奈該酋等始終固執。竟於十七、十八等日。先後揚帆出口。即傳候補知府藍蔚雯等。諭令坐捕盜輪船。趕速赴津。訂於二十二日啟程。業於二十一日附片奏明。不料二十一日午後。據捕盜局委員俞斌稟稱。該局輪船水手。向係雇用外國夷人。今該水手等。全數被咲酋嚁噌嘶喚去。不能行駛等情。查捕盜局輪船。原係上海船商集資置買。以為捕盜護漕之用。其行駛之法。因中國人不諳其中機巧。故仍雇用外國水手

駕駛。以資利便。歷年以來。於緝捕護運。頗為得力。是以此
次委員赴津。擬乘坐該船前來。以期迅速。今譜酋忽將水
手喚去。使我船不得行動。究竟是何居心。臣當即遣人探
詢。知上年天津關仗。原係該酋與咈酋咘嚕咘嚨擅自主
戰。並非出自該國主本意。迨一經受創。該國主深咎該酋
辦理不善。欲加以罪。是以本年另派額嚹唫噶囉前來辦
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而譜酋深懼獲罪。惟恐一
經議和。則益重其上年擅戰之失。無可逃罪。是以嚹噶兩
酋未至以前。則堅稱國主主戰。豫為布置戰船戰具。先為
出口。嚹噶兩酋既至以後。則阻使不令見臣一面。促之北

行。使臣等無從說合。推原其意。無非欲頓酋等赴津開仗。不論勝負。均可掩其上年開仗之失。此皆該酋一片私心。無非為己卸咎地步。今聞藍蔚雯等乘坐輪船赴津。該酋素知藍蔚雯等熟悉夷情。明知此行為議和之意。恐抵津後調停關說。竟成和議。則該酋計敗無成。而又無可阻止。故特將輪船水手喚去。使藍蔚雯等不得成行。俾可遂其詭計。居心殊不可問。惟輪船既被阻止。而別項船隻。又以北洋夷船甚多。恐被擄截。現已飭令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趲程北上。據報於二十六日起程。第陸行遲緩。終不如海道之迅速。恐藍蔚雯等未到。而頓酋等先已抵

津。則謠說無人。彼此傳言。或致意見相左。遂然決裂。尤不可不慮。伏思英咈兩夷。向係譜嚕嘶咘哺咘嚨兩酋之事。今因上年天津之敗。該國主不但另換使臣。並不令該二酋赴津辦事。可見該國主之意。在和而不在戰。而額酋等不能不帶兵前來者。一則以兵脅和。一則以兵自衛。如和議有成。則兵端自可消釋。非必一有兵船。遂謂一意主戰。無可挽回也。此時額酋等儻已到津。伏乞

皇上俯照 臣前摺所奏各層。

敕下廷 臣。暨直隸督 臣。審酌辦理。一面告以上海有委員藍蔚雯等。前來會商妥辦。指日可到。藉以緩其迫促。以期消患於

示形。至咪酋嗶喏嚳。臣亦飭華商屢次諭以切不可北行。該酋答以彼為和好而去。並無他意。亦不聽勸阻。其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因華商中無與認識者。無從向其阻止。探得該二酋。亦於二十日起碇北駛。合併附陳。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奏。噸喃唫嘓囉即日北駛。並派員駕坐捕盜輪船來津。聽候差遣。當諭令恆福。派善於詞令之人。俟該夷酋到時。詢其來意。因勢利導。並諭僧格林沁。暗幫恆福辦理撫局。茲據薛煥奏稱。捕盜輪船水手等。全被啨嘳嘶喚去。現飭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北上。並稱上年天津關仗。係啨

酋與咈酋咘嚨咘嚧擅自主戰。並非該國主本意。是以另派嚼

酋噶酋前來辦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惟嚐酋恐一經

議和。則益重其上年擅戰之失。是以堅稱國主主戰。豫為布置。

嚼噶兩酋既至以後。阻使不令見薛煥一面。使無從說合。無非

一片私心等語。此次薛煥探詢夷情。自係確有所見。暎咈兩國

既另換使臣。並不令嚐嚕嘶等赴津辦事。其意不專主用兵。已

可概見。其所以帶兵前來者。亦處於不得不然之勢。此時若不

迎機善導。不但激嚼酋等之怒。且中嚐酋奸計。殊非撫馭外夷

之法。藍蔚雯等由陸路北來。一時未能到津。如果暎咈船隻前

來。著恒福不必俟上海委員。先行照會該二酋。告以汝等原議

和約之人。此次前來換約。自應照咪國辦理。如有商辦事件。不妨彼此照會。所帶兵船。均停泊北塘攔江沙外。並將二十九日諭旨恭酌照會該酋。使知上年接仗。全係噗酋之失。並非中國不敦信義。所派之員。及照會公文。詞句之間。亦要細心斟酌。該夷心多疑忌。不可因小失大。如該夷必欲欽派大員赴津會議。即告以桂良已交卸欽差大臣關防。花沙納早經身故。只有署欽差大臣薛煥。辦理通商事宜。汝等在上海。既不肯與之相見。來此更無可議之人。只好我與爾等代奏。但須所議之事。不外情理。大皇帝自必格外施恩。若如噗嚕嘶之決意主戰。中國亦早經準備。斷不畏懼。如此心平氣和。推誠開導。則該酋等得有

體面。必可稍為轉圜。消弭兵釁。全在於此。想僧格林沁與恆福
必能揣測夷情。斟酌妥辦也。薛煥摺著鈔給閱看。

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載馬北行。當諭玉明、文煜嚴禁居民賣給馬匹。該夷現於金州復州等處。停泊船隻。搬運馬鞍。包藏禍心。難免不為水陸并犯之計。恐其在各產馬處所。添買馬匹。或密囑奸商。代為購求。不得不嚴為防範。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城、熱河、察哈爾、大凌河、及順天直隸等省。或係產馬之區。及民間馬匹。均宜嚴禁私販。著張祥河、董醇、特普欽、成凱、春佑、恆福、慶昀、侍順、文煜、慶康、英桂、譚廷襄、派委幹員。嚴密稽查。如有官

為購買馬匹者。必須驗明執照。照例納稅後。方准放行。隨時知照兵部。儻有來歷不明之人。及無執照者。向各該處私買馬匹。務須認真盤詰。立即嚴拏。將所買馬匹盡行入官。拏獲人犯。訊明具奏。毋使匪徒得售其奸。是為至要。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僧格林沁致惠親王等信函。內有該大臣派員查看咪夷船隻。告以該國前託轉遞信函。所以未經接收之故。該夷深為詫異。及同委員至俄船查詢。俄夷明常則稱已將信函代為呈遞各等語。是明係俄夷從中播弄是非。有意挑釁。希圖取利。亟應乘勢離間。以破奸謀。該大臣

等擬派員赴咪船。告以總督公文可以接收。並申明前信未收之說。所籌甚中窾要。惟與俄夷熟識。如德祥。姚照等員。不可派往。務須慎選妥員。前赴咪船。告以貴國前託俄國轉遞信函。中國並未接收。現在俄國手內。貴國應即向其索取。如俄國稱係中國有與之回信。無論何詞。斷不可信。如中國有與貴國信函。亦必遵照和約。由上海欽差大臣處轉送。今俄國既有來往不實之事。恐誤各國與中國交好之道。不惟貴國如此。即咲咈二國。恐俄國從中亦有假設之詞。使各國不能信服中國信義。儻該二國如不信其播弄。欲照貴國去歲之例。前來換約。大皇帝亦必寬其既往。仍可商酌辦理。斷無用武之意。恐貴國與咲咈

二國不知俄國所行之事信其一面之詞致使與中國有傷和好然此並非中國多疑實係俄國由此次寄信之事顯露虛假礙難憑信是以不得不派人言明方能於事有益如此剴切曉諭看其如何答覆再行相機酌辦總在使俄咪及咲咈各國互相疑貳則俄夷恐嚇之計使無所施而於咲咈撫局亦屬不無裨益也

丙子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青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俄夷船泊北塘遞寄信函呈為咪夷遞信等因欽此臣查本年煙臺等處海口所到夷船節據文武

各員稟報。均稱係咈國夷人。並無有言咪國者。今奉

諭飭前因。遵即咨行鎮道。轉飭文武各員詳細確查。有無咪夷烟

蹤其中。如遇求遞信函之事。務當欽遵

上諭。告以須向上海總辦五口通商

欽差大臣處投遞。不得率行接收。容俟覆到另行具奏。茲於濰縣

途次。承准兩次密寄奉

上諭。文煜奏。續探夷情。欲由大山赴津。又奉

上諭。據文煜奏。夷人有閒利津抵天津路程遠近之說各等因。欽

此。伏思團練一法。寓兵於農。既無糜餉之虞。又無難遣之

患。故用勇不如用兵。用兵又不如用團。而夷人畏團。亦甚

於是兵勇。臣屢經飭屬。實力奉行。昨復欽遵

諭旨。派委候補道沈維瓚。馳往海豐。霑化。利津等處。督同各該縣

將團成勇練。相度地勢。扼要布置。務於杜朝未到之先。辦

有眉目。斷不敢因

欽派督辦團練有人。置身事外。至臣初次奏請雇募壯勇二千名。

續請添雇一千名。均蒙

俞允。俾臣得以擇要設防。前聞該夷欲由海豐之大山。直撲天津。

臣因將初次募勇二千名內。分一千名屯紮大山。又恐馬

隊力單。不足抵禦。奏請由津派撥馬隊。駐紮鹽山。聲勢相

聯。該夷必不敢深入。此外壯勇一千名。屯駐萊州。嗣聞夷

人屢探利津至天津路程。又恐其由此登岸。竄入直境。因將添雇勇丁一千名。專駐利津。以防陸路。臣現行至濰縣所轄之韓亭。與青州副都統恩變晤面。會查韓亭地方。東距登萊。西距青武。道路相等。臣即在此駐紮。以便居中策應。恩變統帶青州滿營馬隊五百名。在萊州以西紮營。亦可與臣互相聲援。惟聞該夷有初六初八初十等日分起開船西行之說。臣已差弁四路分探。相機堵剿。至開導夷人一節。亦經飛飭候補知府董步雲等。折回登州。設法剴諭。一面仍飭在事文武。勤加偵探。並嚴禁居民。接濟食物。私相交易。

文煜又奏。臣昨將煙臺夷船連前共泊四十隻情形奏明在案。茲據該處文武員弁稟報。自五月二十九。至六月初四等日。陸續自東南大洋。駛來夷輪各船十隻。初三日由大竹山南洋。駛來大火輪船一隻。由長島北洋。向西北大洋駛去。該夷現在煙臺。間日操練兵馬。試放礮車。時有十數人騎馬出營。分往附近里許巡哨。旋即折回。造成竹梯一百二三十架。每架約高二丈有餘。督率廣東人。自煙臺山西面海岸起。由山南經奇山所村。北至煙臺山東面海岸。開挖濠溝。統長四五里。復將前到六輪大車。卸去兩輪。改作四輪大車。從船上搬出車箱數十箇。即將卸下兩輪。

裝成兩輪大車等情。並據委員候補遊擊定順稟稱。五月二十九日。親赴煙臺查探。在嚴巡檢慶遇見該夷李通事。談次偶露秘語。言大將軍定於六月間。陸續由水路赴天津。仍留夷兵在此駐紮等語。茲於六月初八日。接據登州鎮道咨報。六月初五日。夷人將山上營帳。折去三四百架。同前到木箱。木桶。蔴袋等物。以及大小礮位。搬運入船。從營內拉出馬三四百匹。並有夷人十餘。均各上船。共裝火輪船五隻。於是日午刻出口。從西北大洋駛去。又據福山縣稟稱。初六日丑刻後。煙臺夷營。又將前到木桶。木箱。大小車輛。搬運上船。從營內拉出馬八百餘匹。夷兵三千餘

人。均各上船。共裝火輪船五隻。於卯刻出口。向西北大洋

駛去。現在煙臺口內。尚泊夷船四十隻。六月初八日。又據

委員候補知府董步雲稟稱。探得咲咈兩夷。水陸並進。一

係由金州水路赴天津。一係由煙臺放船至利津海豐地

方。起旱赴天津。約期進發各等情。臣查夷人先有分兵北

去之信。今既裝載兵船前後十隻。向西北駛去。難保不從

此陸續開行。當飛咨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嚴行防範。並飭利津。霑化。武定。一帶偵

探。儻若夷兵來時。一面報臣行次。一面帶同團練先行設

法堵禦。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辦沿海團練派撥勇丁分別設防並仍飭委員開導夷人一摺。東省沿海之蓬萊福山等縣。經各地方官勸辦團練。已有萬人之多。並經該撫將雇募勇丁。分紮大山利津等處。均著照議辦理。咪夷到津以後。經恆福派員告以由俄酋遞來該夷信函。並未接收。而俄酋則稱咪夷所託信函。業已代為遞交。欲以我之不覆。激怒咪夷。是其蓄心挑釁。已可概見。此時咪酋有與恆福照會。明露欲為咉咈調處之意。而並不索回文。是欲中國允其調停。以便肆行要挾。恆福現未給與覆文。本日已諭知該督等照覆咪酋。令其告知咉咈。儻欲換約。須

照上年咪國換約成規。令該酋等少帶從人。由北塘來京。將應
行斟酌各款議定後。再行彼此互換。惟夷情詭譎。或因天津不
售其術。復往東省嘗試。亦未可知。文煜現令委員董步雲折回
登州。著即密飭該員。如探明煙臺等海口。實有咪夷船隻。可即
設法告以該夷如欲為唉咈調處。在天朝厚待外夷。原可既往
不咎。惟必須照咪國上次換約成規辦理。其應酌添條款。亦須俟
到京後議定。方能互換。至俄國於代遞咪國信函。既有假設之
詞。其於唉咈二處。亦必以虛言播弄是非。恐貴國與唉咈不知
俄國所行之事。信一面之詞。致於中國有傷和好。是以不能不
為言明。庶於彼此有益等語。詳細開導。即咪夷並未到彼。而該

委員或得見咈夷。亦可以此說向其曉諭。仍作為董步雲已見。將此言傳述。不可稍露官為指使。看其如何答覆。即可迎機辦理。但能該夷等不復聽俄酋播弄。當不致構釁無已也。文煜定能體會此旨。妥為辦理。至海口夷船。有欲分起西行之說。如果欲由利津海豐等處登陸。即著文煜派令委員。前往理阻。不得令其深入。亦不可先行開仗。仍一面統帶官兵。馳赴該處。並調集壯勇團丁。設法防堵。該夷儻敢不遵約束。肆行深入。徑赴來京及天津道路。自應迎頭截擊。示以兵威。然總須辦作民團服色。不可稍露官兵氣象。即將來亦易於轉圜。但不可任其肆行竄擾。尤不可釁自我開。致該夷有所藉口。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奴才等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恭奉
諭旨六道（朱批：要戰必要實和必戰而速戰亦和則仍操之自我不可示以畏而墮其術）奴才等敬謹聆悉至辦理夷務不外乎戰和二端然以今日時勢而論戰和之機不在中國而在該夷儻該夷處心積慮決意用兵或船隻直抵海口或步隊登岸抄襲奴才等自當激勵將士奮力堵禦設使該夷有心求和（朱批：該夷有心求和必當有一番挾制要求也）一有可乘之機奴才恒福惟有懍遵疊次欽奉
諭旨設法撫綏迎機善導使該夷就我範圍奴才僧格林沁暗為幫同辦理庶和議速成早紓
宸廑第夷性犬羊恐不能甘於自屈且輕中國已非一時一事即

使有心求和。亦必恃强挾制。所請之條。萬難照准。一拂其意。必致決裂。是和議一局。終須費手。此時但得咈英二夷照會。或俄咪兩酋代咈英致意。賛恆福即照覆該夷。令其遵照咪夷之例。進京換約。並約其即赴北塘會商一切。無論該夷是否依從。是我先占以禮相待地步。（朱批。妥辦。[illegible]不可作為戰後之地步。）查薛煥原奏內稱候補知府藍蔚雯等已於五月二十六日。由陸路起程赴津。約計本月二十日以後。即可到來。如須派員赴夷船傳話。及該夷通事人等駛板進北塘河口。令藍蔚雯等接待。若該夷欲由北塘登岸會面。賛恆福即當前往至英咈二酋初次會面。桀驁情形。在所不免。賛恆福惟有平心

靜氣興之理論總須先行折服其心使該夷自知理曲然
後和議可成若僅姑息了事仍不免遺患將來至該夷果
欲進京換約亦應先在海口將條約議定以免到京後另
有要求奴才等因差弁謝起慶回營傳述咪夷情形似不知
前次並未接收該夷信函並恐俄夷包藏禍心有意挑釁
是以復又派員前往申明原委茲據該弁回營持有咪夷
照會奴才恒福公文一件僅微露欲為調處之意若即答覆
轉似中國有意求和儻咲咈果不欲用兵隨後俄咪二夷
必有信息北塘口外原停泊夷船五隻初二日開駛一隻
初八日巳刻駛來七隻均在北塘海口停泊逐日在大沽

一帶來往遊奕。或用千里眼照看。或用舢板試水。十一日礮臺瞭望。攔江沙外。隱隱有夷船數十隻。連日進口商船。在東淀洋面。見有夷船百餘隻在彼停泊。是該夷大股兵船。業經連檣而至。奴才等惟有嚴飭各營馬步官兵。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日內各夷船漸漸逼近。則大沽天津。倍形喫重。山東一路。似覺較緩。屆時擬將駐紮青縣官兵。調來分布防守。以期厚集兵力。

硃批。另有旨。咪夷既有照會。即應照覆。以免將來口實。只可告以中國原無必戰之心。不可授以仗彼求和之柄。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先後駛至海口十餘

奏。並接收咪夫照會抄錄呈覽一摺。業於摺內明白批示矣。此次咪夫既有照會。明露欲為英咈調處之意。是已有議撫端倪。況即可迎機善導。該大臣擬俟英咈照會到時。由恆福照覆該夫。令其遵照咪夫之例。進京換約。並約其即赴北塘會商。為先占以禮相待地步。所論甚合機宜。至所稱先在海口將條約議定一節。殊可不必。該夫有心求和。必有一番抗執。設在海口語言不合。復任人登岸。恃其人多船眾。恣意要挾。一經拒絕。必致兵釁再開。尚不如照咪夫之例。聽其來京商酌。則人少勢孤。或可易就範圍。著恆福乘此機會。即行照覆咪夫知悉。儻英咈二國。如願真心和好。前來換約。大皇帝寬其既往。准其援照上年咪國

之例祇帶從人一二十名徑由北塘進京換約以示懷柔之意看其如何答覆及咪咈有無照會前來再行相機辦理再本日據文煜奏探聞咪咈兩夷水陸並進一由金州水路赴津一由煙臺放船至利津海豐地方登陸赴津等語現在駐紮青縣官兵係專防該夷由陸分竄並保護天津大營後路而設此際斷不可輕易調動俟臨時再由僧格林沁斟酌緩急相機辦理該大臣本日所致恵親王等信函業經由軍機大臣呈覽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